



魔群刃血

刘增岗 陈国强

血 刃 群 魔

(上)

刘增岗 陈国强 著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1989年·沈阳

内 容 提 要

《血刃群魔》（上、下）是一部反映传奇式英雄老北风坎坷一生的长篇章回小说。

《血刃群魔》（上、下）是一部描写绿林好汉张海天和江湖女杰丁兰香生死相恋的爱情小说。

在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，一个善良而侠义的农民被逼无奈落入绿林，以超群的武艺，血刃群魔，一屡屡建功，在斗争中懂得人生道理，从一个威震四海的草莽英雄变为忧国忧民的革命义士。

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一个纯朴而美丽的姑娘丁兰香走投无路当了土匪。她与胞兄相依为命，走南闯北，惩恶霸，杀仇人，以高超的武艺取得女中豪杰之称。

然而，命运之神使他和她在厮杀中相识，从一个反目相仇的对手变成生死相恋的情人，成为忧国忧民的战友，不幸在洞房花烛之夜身遭暗算，在情人的怀抱里含笑归天，真是悲哉壮哉！

小说汇传奇、武打、恋情为一炉，故事情节扣人心弦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，武打场面绘声绘色，堪称一部读起来津津有味，引人入胜的通俗小说佳作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九台村 老北风荒年出世
王家坟 混江龙死里逃生
..... (1)
- 第二回 生死重逢 拜师结把苦练功
报仇雪恨 远走高飞难找寻
..... (17)
- 第三回 匪祸临头 桥坨村生死苦厮杀
厄运不绝 老北风流离飘异乡
..... (30)
- 第四回 蹈虎穴 杀人抢枪古庙惜别妻
入匪巢 凶杀恶斗一枪镇三梁
..... (50)
- 第五回 寻恩公 身中埋伏银铛入狱
擒大平 烟花场里侠身义胆
..... (69)
- 第六回 宋大脑袋 三河屯险些毙命
丁二驴子 锅拉尔弃寨丢兵
..... (92)
- 第七回 黄沙滚滚 迷途中结交李柯
累累沙丘 探真情身陷禅林
..... (104)

- 第八回 寻情郎 夜闹娼妓馆
雪耻恨 昼烧西大庙
..... (117)
- 第九回 乘隙插足 救兰香了结恩怨
引狼入室 杀徐进祸患重生
..... (129)
- 第十回 除夕夜 老巢哈拉森痛遭劫难
落荒村 误入屠宰场插翅难飞
..... (143)
- 第十一回 逃虎口 塞外荒漠“丁二驴”战死
住贼店 破肚摘心“黑脸野”降临
..... (157)
- 第十二回 郑家屯 活捉岗村角茂报血仇
哈拉森 烧杀宋大脑袋雪耻恨
..... (172)
- 第十三回 柳河北岸 项三道比武遇故交
奉天城里 凌印清酒后吐真情
..... (188)
- 第十四回 抄家绑人 王东升旧仇不忘
求邻告友 三兄弟八拜结交
..... (204)
- 第十五回 众望所归 老叟童玩智擒三少爷
龙骧虎视 各路英雄辽西大聚会
..... (223)

第一回

九台村 老北风荒年出世
王家坟 混江龙死里逃生

纷纭乱世，引出不少枭雄轶事。单说当年在边蒙、辽西一带，被官府视为洪水猛兽的土匪首领老北风，便是其中的一个。他乃辽宁省海城县（今台安县）九台村人，原名张贺年，后叫张海天，绿林报号老北风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他带领自己那帮人马，在辽河下梢，把前来诱降的日军大佐仓冈繁，和连张作霖都没敢杀的大汉奸凌印清等日伪要人，统统枪毙于沙岭西卡子门外。一时名震关内外，使退守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感动的夜不安寝，拨银洋五万，以资军需。老北风两次为匪，后改弦更张，加入抗日义勇军后，身先士卒，履险如夷，勇猛无比。他一生坎坷，经历奇特，有关他的传闻轶事，在当地百姓中间，几乎老少皆知。此篇既然是民族英雄老北风演义故事，难免有真有假，有虚有实，加之为

了说书便利，在张家老大呱呱坠地起，便冠以老北风字号，实望诸位看官体谅而已。

话说清朝末年，正值东北战乱纷纷。一八九四年，中日甲午之战爆发，日本进犯辽南，辽河下游战火不断。一九〇〇年，义和团在海城牛庄一带兴起，沙俄借故进兵骚扰。一九〇四年，日俄开战，辽河东岸又成了侵略者角斗的战场。昏庸无能的清政府，对内镇压人民，对外屈膝投降，使东北大好河山，特别是辽河下游，田园荒芜，民不聊生。面对黑暗混乱的社会，有志之士举起了义旗；同时，一些亡命之徒，啸聚而起，四处劫掠民财。而这些散兵游勇，胡匪马贼，又大都在辽河下梢垒窝筑巢。象著名匪首张作霖、冯麟阁、杜立三、张景惠、金寿山等，都各居一方，称王称霸。

九台村位于海城县、台安县、盘山县交界，西临外辽河，东有浑河、太子河，四处河堤纵横，苇草篷生，正置匪巢贼窝包围之中。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〇年，辽河下游三年连遭水灾。当时，平地水深五尺，房屋倒塌，庄稼受淹，人畜房器漂没，绵亘百里都成泽国，此水灾为百年未有，灾民不得不以秫秸巴子磨面充饥。

老北风正是一八九〇年七月，天连降大雨月余不晴时降生。他的父亲张鹏一听说得个大胖小子，“扑通”跪倒地上，朝门后张仙神位又是作揖又是磕头。据说，张仙搭弓射箭，能驱除天狗，则婴儿可保。所以，农家妇女怀孕后，都供张仙神位，朝夕焚香叩拜。按“生男悬弧于门左，生女设帔于门右”的说法，张鹏一把早已拭好的大弓挂在屋门的左边。将近下奶的日子，张鹏一的老婆敦促他给孩子起个名字，他望着房身周围茫茫大水，打个咳声，回屋对老婆说：

“外面除了水就是天，给孩子取名，倒不如顺天随地，叫他海天好了。”老婆觉得在这个“九河下梢，十年九涝”的地方，给孩子起名带个海字不吉利，便说道：“咱这地方，连年遭灾，托孩子洪福，庆贺来年风调雨顺吉祥如意，我看这孩子就叫贺年算了。”张鹏一依了老婆的主意，给老北风取名张贺年，乳名顺茂。一九二三年，老北风投奔边蒙胡匪“老头票”时，改贺年为海天，恐怕是上述缘故，当然那是后话。

张家原籍山东。清朝末年，山东旱情严重，加上兵剿匪扰，百姓生活日艰。张家逃荒东北，落脚辽水边，经几代人辛勤劳作，家道趋向小康。可到了张鹏一这代，由于连年水灾，家境逐渐衰落。等到老北风出世后几年，正是清王朝摇摇欲坠，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时期。营口大门已被打开，日俄侵略势力顺辽水而至，九台村受害尤甚，许多农民由于日俄经济渗透而破产了。张家从那时起，每况愈下，加上那一年，被一个报号“金翅鸟”的胡匪抢掠，很快家境处于困地，最后沦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贫苦农民。

张家兄弟五人，老北风行长。由于家庭贫困，他从小没进过学堂。一九〇一年，当老北风十一岁时，就给本村大地主王老三放猪。

这王老三外号“王铁腿”，是河北沧州杜林人。他从小习武，拜沧州武林高手郝继功为师，南拳北脚，熔为一身。特别是郝继功的腿上硬功，被他学得尤为精湛。习武之人，拿武德为重，偏王铁腿心术不正。那年，郝继功在沧州开了镖局，有批北上的官货让王铁腿押送。在赵县安济桥南，王铁腿调戏良家秀女，被一过路武士斥责，双方动起武来。王铁腿使上腿上绝技，一脚将那武士踢死。为躲避官府捉拿和师

父的惩罚，他夺了那批官货，逃到东北，在草深林密的辽河下梢筑巢落脚。

王老三现年刚好五十，中等身材，椭圆大脸，矮鼻梁大嘴叉，唇髭浓重，一对鹰眼光闪烁烁。此人论财论势，在九台子一带，只有桥坨村的张海峦敢与其相比。他阴阳两道朋友颇多，像海城巡警局帮办顾金均，台安八角台镇“保险队”头子张景惠，出没高力房一带的惯匪“望江好”，都跟他交情过甚。尽管这些年人祸天荒，穷苦百姓和一些乡绅每况愈下，而他王老三却财运亨通扶摇直上。他在灾荒之年修起新的宅院，名曰“王家大院”。这大院很是气派，光前院后院就有房屋三十间。房壁磨砖对缝，屋檐雕龙画凤，屋顶青一色的鱼鳞细瓦。东跨院有屋二十间，分为账房、仓房、灶房、碾房，长工房，外加三间习武用的练功房。西跨院饲养着鸡鸭猪狗，牛马驴骡。宅院的围墙土夯而成，高一丈见三，宽五尺有余，四角筑有砖垒的炮台。王家大院最可观的是三丈三尺高的房身，当地有句俗话：“盖得起房屋，填不起房身。”这房身，诸位看官有所不知，像九台子这样的地方，河汉纵横，几乎年年发水，房屋不建在很高的地基上面那还了得。王家大院占地二十亩。要在方圆二十亩地上面，堆起三丈三尺高的土台，所用人工可想而知。一八八八年辽河决口，洪水之猛百年不见，九台村除王家大院外，所有房屋几乎荡然无存。“大水漂，大水漂，穷人抛尸骨，富户把财捞。”这句歌谣唱得不假，每当洪峰四起，王家大小船只往来穿梭不停，所捞箱柜器皿堆积如山。有一回，水手捞到一个金镶玉嵌檀木小匣交给王老三。王老三砸开匣锁一看，里面全是黄登登的金子，这事是真是假，都是传说而已。

闲话少叙，单说这一天，老北风赶着大小五十余头猪到西下洼去放。西下洼在村子西南，紧挨着大辽河里坝。这里地势低洼，加上每年筑坝取土，横沟竖壑到处都是。这时正值立夏刚过，西下洼成堆的柳毛子，成片的苇子，真是铺青迭翠，郁郁葱葱；沟沿河泡子边上的水草，更是碧毡绿毯，茸茸萋萋。这里是放猪放马的场地，每次老北风把猪赶到这里，他不是钻进柳毛堆里掏鸟窝，就是跳进沟汊摸起黑鱼棒子。

这次说来也巧，老北风刚刚把猪赶进西下洼，就被一个细腰乍臂的大汉拦住了去路。这大汉三十四五岁的模样，脸色紫红，细目浓眉，唇髭略重，嘴角左端微微有条刀痕。此人上穿古铜色土布短褂，下穿瓦灰色抵腰扎腿灯笼裤，脚穿白色布袜，鸡心口青色洒鞋。脑后那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，在脖颈缠了几圈，辫梢搭落在胸脯上。

老北风见此人慈眉善目，不像绑票的胡子，便收起赶猪的鞭子，问道：“想打探道吗？是进村？还是过河？”

那人哈哈一笑道：“小猪倌，你爹可叫张鹏一？你叫小顺茂是不是？”

老北风一愣道：“你咋知道的？”

那人转身坐在土坎上，用指头按着自己的圆鼻头，做个鬼脸道：“天下之大，烦事之多，可我就能记住千家万户的事。那一年，你家让红胡子给抢了是不是？那个胡子头叫金翅鸟对吧？可你知不知道金翅鸟是谁勾引来的？”

老北风瞪起鼓溜溜的眼睛，使劲摇着脑袋。

那人翻了翻眼睛，晃下拳头说道：“是王老三那个混账，他图你家村南二十亩好地，想买，你爹不肯。他勾引金

翅鸟把你家抢个净光，万般无奈，你爹只有卖地。这些事，你爹可跟你讲过？”

老北风点头说道：“讲是讲过，不过，可不知道金翅鸟是王三爷勾引来的。”

那人咬牙切齿道：“这事错不了，你这就会明白的。”说着他把两个指头放到嘴里，打了个又长又响的呼哨，不一会儿，只见对面树丛间腾起一阵尘土，两匹枣红色大马，一前一后奔将过来。

待到近前，那前匹马的肚皮下面，腾地窜出一个人来。这人年不过十四五岁，浓眉圆眼，红巾抹额，黄带束腰，很是威武。只见少年翻身下马，单腿点地，喊了声：“爹，有事请吩咐。”

那人抬抬手道：“起来起来，快跟你这小顺茂兄弟认识认识。”

那英俊少年冲老北风一抱拳道：“我叫项三道，现随爹爹在牛庄武穆岳元帅帐下听命。”

所说武穆岳元帅者，乃是牛庄贾人子齐涛，他习拳神奇，众推之为帅，说他是武穆岳元帅下凡，一时追随者几千，贴仇外揭帖云：佛门弟子义和团，上能保国，下能护民，……于是焚教堂，杀教徒，洋人闻风丧胆。

老北风一听他们是牛庄义和团的，连惊带喜无所措手足。义和团在传说中那还了得，他们都是七十二变的孙悟空，三只眼睛的杨二郎，只要念咒数遍，就能刀枪不入。老北风知道义和团除奸铲霸，包打洋人，不过只是耳闻，没有目睹。今见一老一小都是肉体凡身，跟常人没有区别，便疑疑惑惑地撇起嘴来。

那大汉指着老北风又哈哈一笑道：“怎么，瞧不起俺爷俩这付德行？来来来，你看这棵树——”说罢，那大汉腾身探出右腿，只轻轻一踹，那杯口粗细的槐树，“咔嚓”一声拦腰折断。接着，随手捡起半块砖头，噗地一声砸在少年的面门上，砖头碎块直飞，可少年脸膛丝毫没有损伤。那大汉伸伸衣襟，又问道：“小顺茂，俺是牛庄义和团好汉，你信也不信？”

老北风头回见到这般能人，早呆成木头人一样戳在那里。见那大汉发问，才唉呀一声如梦方醒，连连点头应道：“我信，我信。”

那人又端坐在土坎上说：“既然信了，那你就该有啥说啥。顺茂，头件事，你想不想替你爹报仇？”

老北风紧紧鼻子道：“报仇，啥仇？”

那人跺跺脚道：“刚讲过你就给忘了，记住，抢你家的，是胡子金翅鸟；勾引金翅鸟来的，是那个挨千刀的王老三。”

老北风一甩拳头骂道：“妈个×的，这两个王八，我早晚刹了他们！可，可……这位大伯，我爹胆小，是个老实疙瘩，我娘又病病快快的，咱家要钱没钱，要势没势，就凭我这个小样……”

那大汉一撸胳膊道：“咳呀，义和团，行神道，谁家有仇俺给报。顺茂，这金翅鸟我早晚替你擒住。王老三嘛，我只求你讲清一件事，便能报你张家仇恨。”

老北风人小单纯，一听这义和团的好汉要替他家报仇，便爽口答应。

诸位看官，这义和团的好汉可知是谁？他正是名震四方

的武林高手混江龙项天竹。此人家住河北赵县项家村。二十五年前，家父项彪路见不平，在安济桥南被镖客王铁腿一脚踢死。为报杀父之仇，十岁的项天竹随母来到玉田县蛮子营村的外祖父家，拜静觉寺和尚普觉为师，习武十年。然后辞别母亲、妻子和师父，来到沧州德惠镖局，找到郝继功，让他交出王铁腿，以刀枪相见，好了却项家深仇大恨。郝继功虽说气度不凡武艺高强，但他特别讲武德重义气。当他听说王铁腿当年踢死的那个壮士的儿子，前来替父报仇时，二话没说，便在镖局习武场上，与项天竹交起手来。这一老一小，施展两路门派拳脚，一时闹得习武场上烟尘四起，大小镖师喝声不绝。二十几个照面过后，项天竹背对郝继功，突然来个鹞子翻身，前脚奔郝的面门，后脚冲郝的小腹，这一招是普觉和尚的看家本领，名曰“绝命连环脚。”这连环脚对准致命两处，踢不上变虚，踢得上为实，虚虚实实，使对手猝不及防。项天竹使此绝招，无非求胜心切。殊不知郝继功习功练武几十年，除郝家祖传武功外，曾拜过南北几路高手为师，区区“绝命连环脚”怎能奈何了他。只见他摆头抖腹，身腾腿横。一腿挡住项天竹的双脚，一腿斜踢。那踢过去的脚尖刚好碰到项天竹的软肋梢上。只不过点到为止，项天竹便唉哟一声，仰身栽倒在地。郝继功将他搀起，说道：“这一招叫‘铁腿点金刚’，当年你父项彪，就被这招所杀，如今你奈何不了它，又怎能报仇？”项天竹羞惭难言，只是抱抱拳便想匆匆离去。不料郝继功将他拉住，让入客厅，然后立起项彪灵位，带领众徒弟叩拜请罪。后来项天竹才知道，郝继功为铲除大逆不道的徒弟，也是煞费苦心。当下，项天竹拜郝继功为师，又苦心练功五年，郝继功见他的

功底能胜王铁腿一筹，便放他出走，寻机报仇。

项天竹南南北北一走就是十年。他为寻找王铁腿，曾竖杆子走乡串屯卖艺；闯绿林山头结友；到车站码头当扛包工和水手，甚至给西北商贩的骆驼队当保镖。后来，他由内蒙的海拉尔到辽北的洮南，又由洮南经郑家屯直奔彰武。在彰武碰见家乡远房哥哥项洪，得知妻子患伤寒已故去半年，便急匆匆赶回家。他在家落脚三年，除孝敬老母，便是教儿子三道习武练功。前年秋，他安置好老母后又携儿出走。由承德离宫，经建平、阜新直奔黑山。去年春，他在黑山打虎山结识了个绿林朋友，叫纪黑虎。此人跟八角台张景惠素有往来。这样，他从纪黑虎的嘴里，或多或少打听到外辽河东岸的九台村，有个叫王老三的财主，武功超群，素有铁腿之称。他为查明这个王老三是不是他所要找的王铁腿，便辞别纪黑虎，东渡辽河，在台安黄沙坨巧遇和他在静觉寺一起习武的陆马川。这时正值义和团在河北风行，陆马川入天津大刀会，并当了一帮首领。这次他受命来到辽中、台安、海城一带，是和当地义和团取得联系，以便壮大声威。项天竹推辞不过师兄情意，便和陆马川来到牛庄。在辽河水战中，他只身潜入水中，连翻俄军舢板三只，得了个混江龙的绰号，一时名声大振。

九台村为明朝戍边烽火台故地，离牛庄不算很远。项天竹为刺探王家情况，时常领着儿子来到这里。可是，王老三深居简出，性情孤僻，就算村中长者，也说不清王家底细。王老三武功不凡，也都是耳闻者多，目睹者少。王家那个练功房，是看家护院的炮手们用的。而王老三和他三个儿子，却在王家坟地练功。那坟地紧挨王家大院后面，是一座泥沙淤积起来的天然大土丘子。说是坟地那是百姓因地形所称，

实则从未葬过人。这坟地的四周，是由两道密林，一道高高土墙围起。土墙和密林之间，遍布陷井暗器和地堡，有几名炮手日夜在这里看守。其实这坟地是王家遭受意外时的一个庇护所。据说，王老三练功的地方，连看坟地的炮手都不准接近，如有人违抗，轻者断筋骨，重者掉脑袋。

说来也怪，前些日子，老北风在王家坟地东侧的柳毛堆里放猪，一只受惊的猪崽，没命也似地奔王家坟地跑去，老北风紧追不舍。当猪崽钻进坟地树林，往土丘高处跑时，老北风一把上去，刚好抓住猪崽尾巴，那猪崽挣了两挣，“嗷”地一声，脱身撞进前面的蒿草堆里。待等老北风追将上去，那猪崽踪影皆无，只剩下地上陷有盆口粗细的窟窿。老北风人小身瘦，平素胆子又大，加上撵猪心切，便来了个泥鳅探底，一头扎进洞里。洞里黑咕隆咚，越爬地方越大，用手一摸，砖顶石壁，再往前爬竟能直起腰来。他往前紧走几步，见有盆口大小的光亮，便顺光摸去。上面仍是一片半人高的蒿草，往前看，虎木狼林，幽邃阴暗。老北风只顾找猪崽，不想来到什么地方。正这时，就听猪崽一声尖叫，定睛瞧看，只见树林深处，有块坦平空地，地中央站着一人，两手拎着被撕开的猪崽，瞪着鹰眼，杀气腾腾，此人正是王铁腿王三爷。老北风一看，心凉半截，如若被三爷发现，不死也得扒层皮。老北风不光人小胆大，也有智谋，他在溜出洞穴之时，很巧妙地将两处洞口掩盖好。当天傍晚，老北风果然被王老三传去，问到猪崽如何跑进坟地，他是哭哭啼啼一概不知。结果，只挨了顿巴掌，这事也就搪塞过去了。

当然，这段详情，除老北风外，别人毫无知晓。但猪崽跑进王家坟地，却被当成奇事不胫而走。这事自然也传到混

江龙项天竹的耳里。他正急于见到王老三的武功，以此断定是不是他所要寻找的仇人，可是，冒然潜入王家坟地谈何容易。老北风这事，勾起他的心计。他明察暗访，了解张家败落起因，用金翅鸟，王老三勾起老北风的仇恨。这招果然奏效，当项天竹问到老北风猪闯王家坟地详情时，老北风痛痛快快地说了。

项天竹激动得直拍老北风的肩胛道：“好小子！好小子！等事情办完，我要重重谢你。”

老北风小眼睛一翻道：“不用谢我，不用谢我。等你杀了王三爷，替咱家出这口冤气，我叫咱娘杀鸡谢你。”

项天竹连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”便折根树枝，蹲在地上，让老北风重新讲讲那条地穴的位置。

老北风的胆子忽地大得吓人，他一挺身子叫道：“唉呀，我领你去就是啦。背不住，我还要伸手帮你呢。”说罢，拧头想走，一见猪群还在身边哼哼，便挠挠头，把鞭子往项三道身上一扔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你呆在这儿，连看马，再看猪，过会儿等我回来，非拎三爷的人头给你看看不可。”

老北风领着项天竹，穿柳丛，绕苇塘，钻高粱地，不到半袋烟的功夫，便来到王家坟地。这时，正赶两个持枪的炮手从树林走过。一个懒洋洋地打着哈欠，另一个掐了他一把说：“二秃子，上回猪崽闯坟地，三爷开恩没怪你我，这次你他妈的别迷迷糊糊的。那边三爷正练着呢，如再出差错，你我还有命吗？”

项天竹一听王老三正在坟地里面练武，不觉得牙帮骨咬得咯噔山响，他捅下老北风说：“你把穴道口的地点指给俺看，然后你就回去，以免危险。”

老北风嘴巴一撇道：“看我小是不是？告诉你，去年胡子在苇塘杀人，我就在旁边猫着，开膛破肚吓人不，我都没怕，这会儿还怕个狗屁危险。”

项天竹拿老北风没有法子，只好叹口气道：“你要进去也罢，但必须依我两条：一是进去后要躲在暗处，不准露面；二是如果我有啥闪失，你要火速告知三道，让他立刻返回牛庄，不准只身找我。”

老北风当然点头应允。他俩找到洞口，便钻了进去，待爬上去一看，只见树林当央的空地上，正有人翻来滚去练着拳脚。项天竹屏息观看，那人一招一式都是郝家功夫，便断定他是杀父仇人王铁腿。此时，项天竹双膝点地，面南背北，口中念念有词道：“杀父之仇，二十五载，今日可报，以祭先父在天之灵。”磕过三个响头，然后杀了杀腰间板带，便腾身直奔王老三而去。

王老三身着青鞋青裤青色马甲，外配一付锁着金扣的水牛皮护腕。此时功正练在兴头，那路软硬鸳鸯腿刚刚踢完，接着又打了套滚灯拳。当收招不练时，却见面前有位细腰乍臂的紫红脸大汉。他在江湖闯荡多年，特别是在九台村安身落脚后，那明暗两道朋友交了很多。当然，他一是钱多二是功高艺绝，三是看家护院的炮手多，这些年，官府上当差的，柳子里为匪的，谁敢轻易冒犯他王三爷。可眼前这位大汉，却只身徒手虎视眈眈立在他的面前，便知来者不善。

王老三掸掸马甲上的尘土，冲项天竹一抱拳道：“这位好汉，不知闯到卑处有何贵干？”

项天竹冷笑一声道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，项爷今天找你报仇来了。”